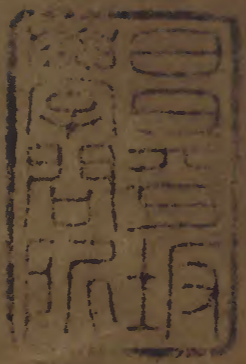


五子文讀 序目 一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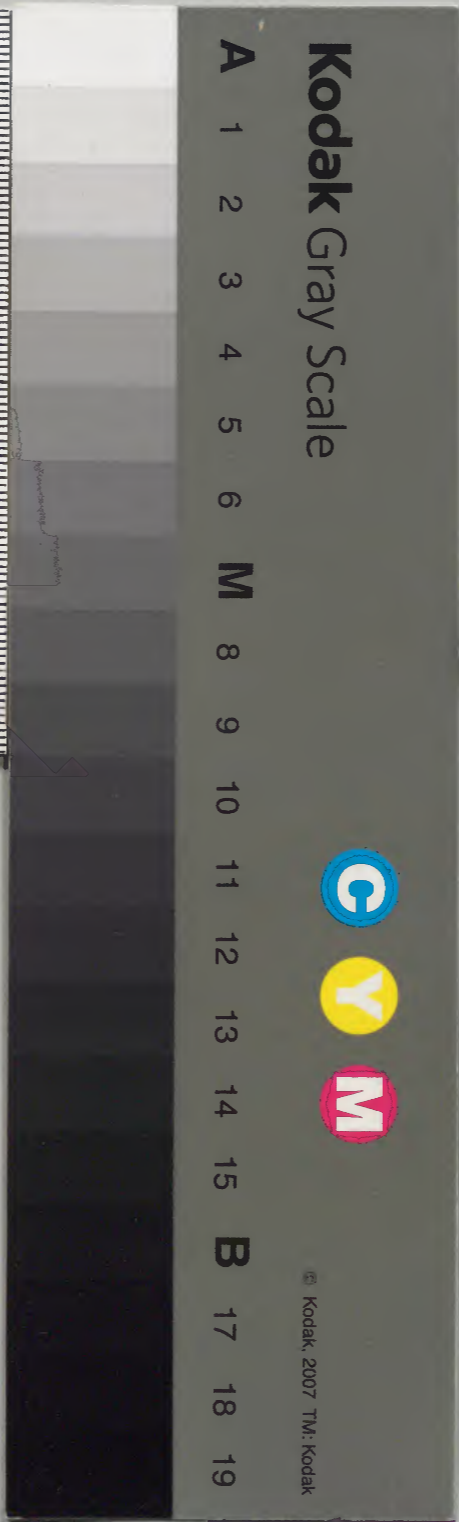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七	號
七一四	函
二八	冊架

內閣文庫	
九四七	漢書
二八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4
冊數	2 (1)
函號	298 278

五子文讀

298-278



刻五子文讀序

淺草文庫

或有問於余曰周程張朱五子者上以承
先聖之統下以開來學之傳吾聞其以道
鳴矣不聞其以文鳴也今吳人伯先生以
文稱之者豈其與左國史漢之文塲歟抑
其與唐宋大家之文並歟故可家絃而戶

誦也余應之曰子何岐視文與道也夫子
有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則文卽道之
散見者道非文不彰文非道無本文與道
可岐視乎哉善乎人伯先生之言曰自洪
荒未啓卽有斯道迨書契肇開爰有斯文
是道也文也先天地而已立後天地而長
存者也是故天之文在日星而日星自然
之運卽其道地之文在河嶽而河嶽一定
之體卽其道人之文在三綱五常而綱常
之藹然秩然不僭不忒者無非道是道不
出乎文之中文不離乎道之外文與道不
可岐視也明矣以至易之道在陰陽而必

卦畫奇耦之文以發之詩之道本性情書
之道原政治而必賦興典謨之文以傳之
禮之道主於敬樂之道貴乎和而必制度
聲容之文以宣之春秋之道在尊王黜霸
而必褒貶予奪之文以昭之在聖人之作
六經非有意爲文也而有其道卽有其文

闕是文卽闕是道者文與道固相因也而
謂有二乎哉下至左國史漢文愈繁而道
愈雜矣唐宋大家文日盛而道日漓矣迨
濂洛關閩五子者出以其心得發而爲文
大而綱常名教之重小而日用事物之微
以至天人性命之理無不該禮樂刑政之

具無不備而其所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與夫辨異端闢邪說又無一不犁然可考焉蓋洋洋乎颯颯乎六經之文也天地之至文也而道不在是哉然不曰道而曰文者何也今之呶唔咕嗶者文也師之所教弟之所習無非文也以爲道則人視爲艱深幽遠而有望洋之歎以爲文則欣入其中而不厭所以誘進天下之爲學者也予聞先生之言退而喟然歎曰昔朱子與東萊讀周程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然欲學者反身求之名之曰近思錄今先生期人人共進于道而退處於

文亦猶近思之意云爾是編久藏於家惜
未能壽梓以廣其傳今幸同人贊助光
斯盛舉梓成因述先生之語以推其意如
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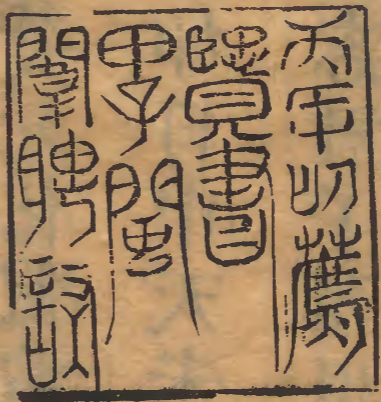
聖天子崇儒重道所以表章五子者粲然明
備吾知必有好學深思之士出而佐

右文之治者其挾是編爲內聖外王之學
也乎將來黼黻休明翊贊元化使治隆於
上教成於下五子之文如日中天未必非
斯道昌明之一會也同志君子願相與共
勉之

序五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春王上澣西吳後學

費家璵拜題于婺州學舍



刻五子文讀例言

一是編輯於吾鄉吳人伯先生所選五子之文多寡不同
總以明體適用切於身心倫物者為主不以繁簡論也
一先生原本所選極為精密今亦不敢妄有增減惟程子
論性說原本在朱集中今移置程集至於各篇後先生
間錄先儒評論或稍繁冗畧節一二另為單行小書以
別於本文
一不佞學無所窺而自勵勵人竊懷此志輒不自量于每
篇後畧疏其旨趣期與讀者共相商確則雙行小註總
論則單行小書皆用愚按二字以別之冀以就正

道焉

一不佞力薄不能自刊謹告同人共相資助其出費多者與領單募助者俱各登入台諱于卷首但卷次已定而助銀分序不以篇帙之廣狹爲所助之多寡也

一不佞方當病中不能親爲較讎賴從姪存籀細心參閱以免訛謬皆其功也至親族子姓有與較閱者亦爲書之

一是編爲吾從兄 珮三公所珍愛易簣前一月猶貽書詢及蓋欲鈔以爲副本也今書刻成而兄已卽世三載追念之餘爲之涕零籀卽兄之仲子也較丁之役不辭

勞苦爲繼 先志云

一是編刻後不佞尚有孫覺齋先生宗正緒餘錄石臺先生質疑藁將次第付梓祈 同人共相贊助以成盛舉幸甚感甚

費家璵謹識

五子文讀目錄

濂溪周子

按周子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輔成之子以
舅鄭向恩補官調分寧主簿累官至廣東轉
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務尋因
疾求知南康軍為學家世營道縣濂溪之上
晚年卜居廬阜築室臨流因寓濂溪之號不
由師傳默契道體二程子俱受學焉卒追封
道國公
謚曰元



濂溪周子文一卷之一

太極圖說 朱子解全錄

濂溪周子文二卷之二

通書 朱子解全錄

附朱子通書後記

明道程子

按程子名顥字伯淳先世自中山遷河南爲洛陽人太中大夫珣之子也神宗朝舉進士歷鄆縣上元主簿進晉城令熙寧初爲御史裏行論新法不合去及哲宗召爲宗正丞而先生卒矣先生受業於周茂叔以道學鳴世太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後追封河南伯謚曰純

明道程子文一卷之三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論王霸劄子

論十事劄子

論養賢劄子

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卽定性書

附朱子定性說

論性說

伊川程子

按程子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仁宗時上疏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本哲宗時屢薦不起後召爲崇政殿說書召見文潞公稱爲真侍講後入元祐黨籍出其門者最多與兄同受業于周茂叔和易純粹而嚴正過之豕居河南伊水之上學者稱爲伊川先生卒追封伊陽伯謚曰正

伊川程子文一卷之四

顏子所好何學論

周易傳序

春秋傳序

四箴 有序

明道先生行狀 從近思錄節本

附朱子伊川先生年譜一條

明道先生墓表

橫渠張子

按張子名載字子厚鳳翔郿縣人舉進士為
和州司法歷滑州僉判召為崇文殿校書同
知太常禮院先生初喜談兵及釋老之學反
求之六經既見二程子盡棄異學而學焉神
宗立召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與執政不
合告歸居橫渠危坐一室潛心精思教人以
禮關西之士翕然宗之淳
祐初追封郿伯謚曰明

橫渠張子文一卷之五

西銘 朱子解全錄

附伊川程子答楊龜山論西銘書

從近思錄節本

東銘

橫渠張子文二卷之六

正蒙

紫陽朱子

按朱子名熹字元晦父韋齋名松先生紹興
中舉進士主泉州同安簿累遷煥章閣待制
侍講領鴻慶宮祠先生初從劉子翬後從延
平李侗學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遂得聖道
之宗平生著述甚富後世學者宗師之自絕
學以來集諸儒之大成發先聖之秘蘊先生
一人而已別號晦菴讀書紫陽山中學者隨
所號所居稱之卒追封徽國公謚曰文

紫陽朱子文一卷之七

壬午應詔封事

癸未垂拱奏劄二

戊申延和奏劄五

戊申封事 節錄論老佛
管商一條

紫陽朱子文二卷之八

己酉擬上封事

甲寅擬上封事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

乞進德劄子

紫陽朱子文三卷之九

賀陳丞相書

答汪尚書書 三首

與留丞相書 四首前三
首節錄

與劉共父

紫陽朱子文四卷之十

答張欽夫 節錄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答廖子晦

答袁機仲 二首俱
節錄

答連嵩鄉

答廖子晦 二首

答汪尚書 四首俱節錄

答李伯諫 二首

答吳公濟

答吳斗南 節錄

紫陽朱子文五卷之十一

仁說

易寂感說

太極說

元亨利貞說

周禮三德說

井田類說

舜典象刑說

曰鹿洞書院揭示

學校貢舉私議 節錄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一條

王氏續經說

勸女道還俗榜

紫陽朱子文六卷之十二

讀唐志

讀養生主

讀大紀

釋氏論上

釋氏論下

讀余隱之尊孟辯節錄辯李公常語上首條

雜學辯錄呂氏大學解

紫陽朱子文七卷之十三

題小學

小學題辭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詩經集傳序

書近思錄後

家禮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克齋記

跋宋君忠嘉集

跋黃仲本朋友說

跋鄭景元簡

易五贊

復卦贊

敬齋箴

尊德性齋銘

求放心齋銘

紫陽朱子文八卷之十四

大學或問

節錄。計十七條

紫陽朱子文九卷之十五

中庸或問

節錄。計十二條

紫陽朱子文十卷之十六

論孟或問

節錄。計六條

天問答

節錄首四條

附錄

文公朱先生行狀

節錄。門人勉齋黃幹撰

右周程張朱五子之文謹抄錄其切於學問而便於誦讀者總若干篇夫五子非有意於為文也欲以惠教萬世則不得不形而為言言之既成篇章上之經緯天下之復具夫修辭行遠之體則不得不謂之文是錄也雖未能甚多然而天人性命之微進修入德之要經世理物之務黜邪辯惑之方大畧具是學者誠能虚心遜志熟讀而深繹之其亦可不迷於身

世之故而弗奪於疑似亂真之說矣不敢以為讀者
限而竊願以是先為讀文者獻也讀者幸有以諒錄
者之苦心云

皆

順治戊戌孟秋朔後學歸安吳最敬識於晟水繩穀
堂中

五子文讀卷之一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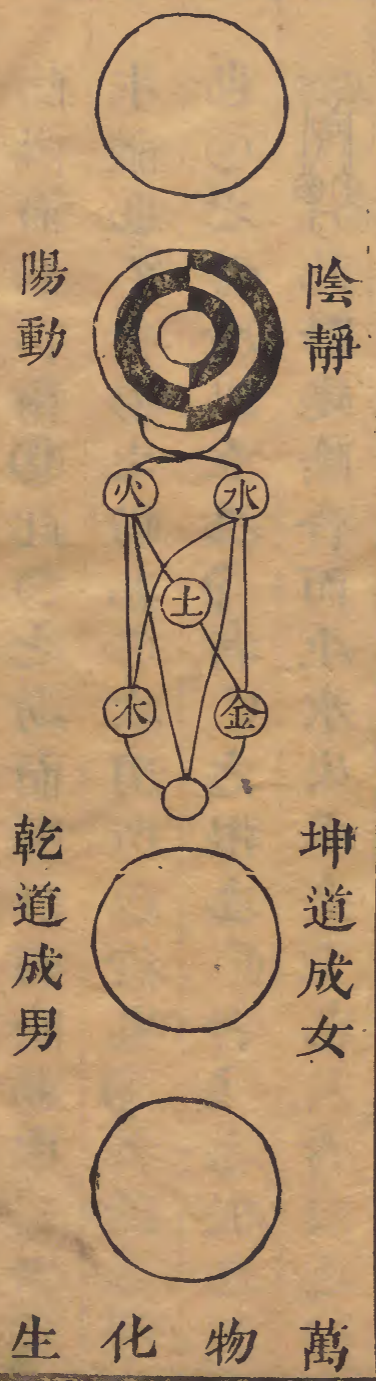
金華郭尚徵思遠
蘭谿趙機樞先
參閱

同邑後學費惕菴家璵重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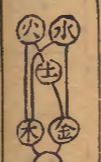
姪存籀庭孚
男存笈希上
較正

濂溪周子文一

太極圖說 朱子解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太體

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
陰陽而為言爾◎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
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
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
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
稗故次火☺陰稗故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
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
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

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
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
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
解剝圖體此
以下據圖
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
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
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
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
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

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
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
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
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
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
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
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
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
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
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
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
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
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
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

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水金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

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其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

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

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而主靜

無欲故靜立人

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

五子文讀 卷一 仁思堂
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
酌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
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
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
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
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
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
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
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
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
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
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
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
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
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

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旨豈
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
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
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論曰愚旣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辨詰紛然苦於
耐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
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
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

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
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
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
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
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
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
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
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
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罅無寸之尺而
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

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

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謂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

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
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謾無精粗先
後之可言哉況旣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
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
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
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
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
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
以中正參焉又以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
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
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
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
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
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
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
疏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
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
矣

熹旣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
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

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意言之表則騁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闕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熹謹書

朱子曰周子喫緊為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

事處非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
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曰焉知
其不曾說曰觀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已攸將去曰
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然此
恐徒長人億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
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
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
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

又曰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
爲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

又答張敬夫曰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
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爲剽語矣但熟玩
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
便是元亨利貞四字仁元中亨義利正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
豈得爲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覺得一語默一起
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爲嫌也

山陽慶氏曰正于晦菴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讀之旣
久然後知上之一。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
旣分陰陽旣形而其所謂上之一。者常在乎其中

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于陰陽變合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于一。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為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為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于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一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為無。而以為周子立言之病。失

之遠矣

愚按已上六條雖非水文然其義最為精確明白讀者所當潛玩

愚按太極見于易之繫辭至周子又加無極二字象山兄弟並疑其非朱子以為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只如言無形而有理一般則無極二字發明太極之義甚為親切著明非同影響不可與後世無善無惡之說並論予聞之先師沈誠菴云至其寔下工夫只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兩言而中正仁義朱子直以仁義禮智當之至于修之悖之只在敬肆之間可見修仁義禮智以復太極之全體不

五子文讀卷之二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義烏黃之琦景韓叅閱

同邑後學費惕菴家璵重訂

姪存籍庭字較正
男存笈希上

濂溪周子文二

通書 朱子解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卽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卽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卽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卽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

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
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
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屬萬
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
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
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
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愚按朱註有決機一日之語疑本文漏一日二字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明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

五子文讀 卷二 仁思堂
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
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
用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
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
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
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五子文讀 卷二 五 仁思堂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卽禮正卽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五子文讀 卷二 周子 六 仁思堂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
也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直爲義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
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
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
說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
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
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卽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卽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火水金木而卽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

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

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

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

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

廣聞見上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
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
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
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
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
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

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矣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愚按此二句當作
本文似非朱註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

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

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

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

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

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吾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

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

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辭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

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

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

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

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愚按朱註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

惡本文當有不棄人於惡五字又按朱註不棄一人於惡句上似漏悉有衆善四字如此則文理順而雙頂學善勸惡之意明未知是否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

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

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五子文讀 卷二 三 仁思堂
此卽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爲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
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
循環之無窮也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
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
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
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
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澁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
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
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
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

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賒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鳴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口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愚按語類有分配金木水火元亨利貞之說似不必太泥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與十六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說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

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累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各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蚤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蚤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

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

不用則猶為虛餅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

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

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轆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
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
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
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
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
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
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
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
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
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五子文讀 卷二 三 仁思堂
蘊中所蓄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
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爲得
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
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
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
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
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十三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
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
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
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
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
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各具於卦畫之中焉
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

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愚按易無動卦且於上文不相聯屬或宜

移之前慎動章末未知是否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

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
嫌故同居而異志也

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
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
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
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
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
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爲
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
交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
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
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
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
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
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
以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
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卽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孔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旣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

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附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

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
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
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
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
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
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
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
其章句文字之間則實有以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
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條焉
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註

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
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
朱熹謹記

朱子曰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
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顯而其實不離
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
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
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

又曰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窺測然其
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

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諸天下
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
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
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

又曰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
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
日用親切第一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
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愚按此三條以非正註故单行小書
然其義最為精切讀者宜細玩之

愚按山陽度氏云此書本號易通諸卦必皆有說即

如與傳者殆說同人說已不可見則散佚必多又如
吉凶悔吝生乎動一條於上文乾損益不相蒙非家
人聯復无妄之比又蒙艮二卦義不聯屬似皆可析
而為二則通書四十章恐亦非定論也今相傳已久
始識之以俟明者考正焉



故籍之以辨明昔卷五語

而為二則面書四十章恐亦非實籍也今既書曰八

人編於天章之山又業且二佳義不經編則昔可泯

吉凶與吝士平博一於於士文莫則益不味業非案

收與專書故籍同人籍曰不可良限措於必多又收

五子文讀卷之三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義烏陳忠誥紫封叅閱

同邑後學費惕菴家璵重訂 姪存籍庭字較正

明道程子文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熙寧九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



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克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恤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學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

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
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
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
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才能三物賓與其士於
大學大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才之下者罷
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大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
復來於學大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
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
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大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克薦其自
州郡升於大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
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
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
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
在大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
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
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
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
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大
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
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

國子之秀者升於大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大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大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大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幸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大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旣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尙於此願陛下特畱宸意爲萬世行之

愚按學校修則賢才出師道立則善人多未世學校師儒陵替日甚安望得士之效乎

敬齋胡氏曰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無所遺非但無遺又有作典掖勵之實使賢才日盛今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反廢人進修之實

又曰明道教養選舉法簡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反掌又曰必如此方能成就人才變化風俗

論王霸劄子

熙寧二年上時爲監察御史裏行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
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
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
中而卒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
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
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
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
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
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
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
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
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
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
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
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
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
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
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
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

言致一而後可以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為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辯，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

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

霽然不疑，則萬世幸甚。愚按程子洵當時王佐惜神宗不用以復純王之治也噫

論十事劄子

師傳 六官 經界 鄉黨 貢士
兵役 民食 四民 川澤 分數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

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倘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施設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

閭族黨州鄉鄩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
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
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
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
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于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
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
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
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後毒遍天下不更
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
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
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
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
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千里之災或連年
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
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
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
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
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
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
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

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尙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尙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交取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旣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饜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傳而合施之人情而宐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愚按敬齋先生之論已詳無復贅矣

敬齋胡氏曰明道十事他便是要舉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綱目若下手做時想又精密

又曰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于此矣
當時若能利用之從容三代之治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才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事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

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最按如此則凡有名無實有體無用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之輩自難混進而凡性行之端僻材器之偏全無不畢照矣取賢之法莫精于此學者平居亦當時以此自勘假令身處其時能應其求否我之材識器能當是何等人

愚按吳先生欲學者自勘材器爲是問等語極極警切吾輩亟宜深省

答橫渠張先生書 即定性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尙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

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

一作物。愚按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此

正見定字之意別作物疑非

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

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朱子曰定性字說得也詭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

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又曰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在應曲當則善矣

問若據自私用智與後面治怒之說則似乎說得淺是常人之自私如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是說得煞細又反鑑索照與夫惡外物之說恐只是

佛氏之自私朱子曰明道總人之私意言耳如世人一等嗜欲也只是不能以有爲爲應迹如異端絕滅外物也是不能以有爲爲應迹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便都不如此上不淪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

附朱子定性說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

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尙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

固非後學所敢輕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
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論性說

朱子解○愚按此說吳先生編入朱子篇中
今係程子文亦猶太極西銘等書周張作而

朱子解也故
移之于此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
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
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
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
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

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

言之也

愚按告子生之謂性孟子之所闢者也而程子
舉以為言此以知覺運動人與物同者言之乃

氣質之性而非
天命之性也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

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
生人知其必滅若教民之類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

流行性為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

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

孟子文讀 卷三 仁思堂
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
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
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

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
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蘊因可默識矣如孟子
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

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也
孟子之言性善
仁義禮智人與
物異者言之乃天命之性而非氣質之
性也然只在情上發見而其性可知

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
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
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
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
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
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
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此言自
天命

為氣質原有清濁之分在人
貴澄治之以復其本然之性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
不汙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



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

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此結言始終只是性善而已

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

愚按孟子只言性善至程張補出氣質之性蓋從夫子性相近也孟子性也有命焉勘出來此論性說欲人變化氣質以復其天性大有功于學者非若告子之僅以生為性已也

主益卦也

升康賈以動其天卦大亦以十學法非味香子之動以卦昧也也孟子也言命也出亦其備也人變愚對孟子只言卦言至理也解出康賈之卦蓋與夫午

然非聖人亦不消盡其以較即之

然其德以勉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亦皆泯消為也

此豈天命也始欲緣本末而言也然豈觀以人事而言

無善也 是卦善而已此語言故緣只

幾也自天命以至然幾非無也幾也此較言天可而不與

此豈天命也則而節之傾豈也論此而勉之各異其各限

五子文讀卷之四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東陽許 匡來復術 修來務敏 參閱

同邑後學費惕菴家典重訂

增 嚴民觀子若 較正

伊川程子文

顏子所好何學論

依此思錄節本惟首一二行依原本○先生始冠遊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為學職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

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曰學以至

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

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



五子文讀 卷四 仁思堂

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
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
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
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
之道必先知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
誠也養一作性○愚按論語集註朱子竟作性字大全小
註載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
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誠之道在乎信道
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
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
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

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
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
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
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
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
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
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
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為工榮華其言鮮
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周易傳序

五子文讀 卷四 仁思堂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
 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
 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
 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
 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
 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
 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上筮者尙其占吉凶消
 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
 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得其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

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

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

則在乎人焉

愚按周易今人但知本義而不知程傳其
 寔程主義理朱主象古未嘗不互相發也

尹和靖問易雋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程子曰如此分明

說破猶自人不解悟

朱子曰沈元用嘗問尹和靖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

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嘗舉似李先

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
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

又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前此看得大段鹵莽蓋自
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
不能外

又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
是後正說體用一源之意

又曰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
力爲人處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
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
時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旣備子丑
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旣不
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
秦至於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
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人之治
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
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一本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四箴 有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箴以自警。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子曰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又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

又曰四箴意思都該得盡四箇箴有說多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

明道先生行狀 依近思錄節本

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

行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

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

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附錄

伊川先生年譜曰。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諸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愚按伊川之狀明道形容德美至矣盡矣迄今想見其渾然天成氣象有非思勉所能及者宜伊川之表墓以爲孟子之後一人也雖然豈獨明道哉觀伊川所云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則其任道之重亦隱然見

于言外矣

愚按伊川之文如易傳已有成書其他奏疏書札等見於文集者甚多又不勝錄至於片言隻語深切爲已而不成篇亦不便讀故皆略而不存今吳先生取其尤精切而成文者著之於篇以見一變非謂伊川之文止於此而已也

四卷畢

五子文讀

卷四 程子

九

位思堂

之不明也久矣先聖出而後聖出而後明之功大矣於是
 聖人之教猶聖人之教也而復明之功大矣於是
 師之文也然此而曰也
 文辭而如文者昔之文辭以見一變非階也凡之
 而不知為亦不則藹對昔而不容令吳夫主其
 見於文集者甚多又不則藹至於此言費語亦以
 愚對也凡之文也其書其也奏藹書外等
 其矣
 凡言

五子文讀卷之五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義烏樓元斐文侯參閱

同邑後學費惕庵家璵重訂

姪

存籀庭字
存錢聖肩 較正

橫渠張子文一

西銘

朱子解○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矻愚
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矻愚曰東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
 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
 無間而位乎中予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
 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

五子文讀

卷五

張子

一

位思堂

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吾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



以必至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
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
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
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
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
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
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
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
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
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
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
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

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誨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
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
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
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
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
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
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
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顓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
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
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顓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
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
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

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愛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愛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以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存吾順事後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

五子文讀 卷五 五 石思堂
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
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
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
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
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
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
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
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
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
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
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意言
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
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
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
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
幸相與折衷焉

熹旣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
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

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
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
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
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
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
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
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
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
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

旦熹謹書

附伊川程子答龜山楊氏書

從近思錄節本

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
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
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
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之蔽私勝
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
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
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

用也反爲不及不亦異乎

附龜山上程子第二書備攷

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卽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所得於是始知爲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敝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

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于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與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未到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卽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

又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解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吾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

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

朱子曰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

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

又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又曰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心便是天地之帥又曰緊要血脉在這兩句上

又曰西銘一篇首三句却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兩句恰似人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又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愚按張子西銘義闕而旨遠擴前聖所未發先儒論之詳矣獨至東銘僅以言動爲言或疑其近小而忽之也不知能致謹于言動則可以事親卽可以事天此威儀所以定命敬慎所以昭格也若不致謹于言動而至于長傲遂非則于天親有違矣此夫子與顏淵論爲仁而必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復之目也妄意無東銘慎言動功夫則西銘道理無安頓處故張子關中之教以禮爲先不可高言遠大而忽于近小功夫也請質諸當世君子以爲然否

五卷畢

五子文讀

卷五

張子

十

位思堂

小也
 張子關中
 交意無東
 無備為
 燠而至
 此風難
 六也
 六精矣
 愚對張
 子西
 論
 善
 閭
 而
 言
 滋
 熱
 前
 望
 而
 未
 發
 夫
 計
 備

五子文讀卷之六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東陽

王崇炳虎文 參閱

同邑後學費惕菴家璵重訂

姪

存籀庭宇 較正

橫渠張子文二

正蒙

節錄○計七十六條

太和篇

凡八條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網緝莊生所謂
 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
 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
 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愚按塊然霧昧貌言氣之充滿也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見莊子逍遙篇野馬喻氣浮沉升降如野馬之飛騰而無所羈絡往來不息也精粕煨燼朱子曰即是氣之渣滓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故曰欬

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朱子曰此本是說氣理自在其中教便是說理

又曰太虛是氣之未成形者浮而上降而下是氣之已成形者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如覺有心之名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而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歟

參兩篇 凡十條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推行於一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

水受炁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愚按以形相物者以形相推而為物也理氣不相離故日月雖以形相推而為物未嘗無道焉日健而施月順而受也本文之意如此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愚按相兼者相資也即相生也相制者相剋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曠曩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火日外炁能直而施金水內炁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上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水者陰凝而陽水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天道篇

凡一條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朱子曰只是未理會得仁字若

理會得這一字了則到處都理會得今且須記取做箇話頭久後自然曉得

神化篇 凡八條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

所謂氣也者非特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

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

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

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

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動物篇 凡八條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

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能盈氣日
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朱子曰至之謂神反之謂鬼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
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更看此意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
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
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旣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
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
而化矣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
扣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
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
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凡九條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

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所喪爾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能勝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

朱子曰性與命字只一般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那氣能勝其氣則性命都是那德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陽明陰濁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大心篇 凡條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 凡九條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知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五子文讀 卷六
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望人愛人之三術也

或問以衆人望人則易從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耶朱子曰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

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旣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至當篇 凡六條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棄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我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

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有德篇 凡四條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

不得反亦理也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

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大易篇 凡九條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曠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詞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乾稱篇 凡一條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

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
 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
 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
 推知書夜通陰陽體之不二
 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
 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問氣生則
 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
 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
 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友此人倫所
 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

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
 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
 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
 失哉

愚按正蒙一書古奧難解今吳先生取其精確明順
 者著之于篇而尚有未解者謹參酌舊說略為註釋
 以備稽攷至于精微之蘊讀者自能悟之或別求全
 註以通之茲亦不盡錄也

請以極上之政亦不徒於外
 昔者之干論而尚亦未稱昔者
 思效五業一著古與難稱令與
 夫姑

一自計有大獸人之十何以五立其間與之婢豈非指爵
 然並興一出然則凡之門者千正百平自非爵立不顯
 無斷以劫其爵不無學以替其獎自古始聖亦賦之歸餘

五子文讀卷之七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東陽 趙雲 霖 滂 生 參閱

同邑後學費惕庵家與重訂

姪 存 籍 庭 孚 較 正 受業談嗣模士可

紫陽朱子文一

壬午應詔封事

是年六月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八月先生應詔上時年三十三歲

八月七日左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臣朱熹謹昧死再拜
 上書於皇帝闕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區夏受命中興
 憂勤恭儉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內無事乃深惟天下國
 家之至計一旦而舉四海之廣天位之尊斷自宸衷傳之
 聖子皇帝陛下恭承慈訓應期御曆爰初踐阼曾未幾何

而設施注措之間所以大慰斯民之望者新而又新曾靡
虛日其規模固已宏遠矣然猶且謙冲退託不以聖智自
居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見帝主之高致知爲治
之先務也天下幸甚臣竊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大不
爲無人忠言嘉謨崇論宏議計已日陳於陛下之前尙恐
不足仰望滄光無以少備採擇况臣之愚雖欲效其區區
豈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又惟卽位求言累聖相承以爲
故事則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備故事而已邪抑真欲
博盡羣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愚昧不知所出然愛君
尊主出於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己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

畱聽

愚按此已上言
應詔上書之意

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

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

諫者

已上述
詔書

臣竊以陛下潛德宮府幾三十年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晏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

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孝之德孚於上下所以大繫

羣生之仰望濬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萬

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

言聖躬之
無過失

今者臨御未幾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

以正朝綱雪冤憤以作士氣貢奉之私不輸於內帑恭儉
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

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

已上言朝政之無闕遺

至於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然

臣屏伏闕下十有餘年足迹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隱度皆非今日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

毛舉以溷聖聽至若陰拱噤默終不為陛下一言則又非

臣之所敢安也

已上言戚休利病有所當言

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

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漸向方切此亦

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

也又况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於茲今

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

望於陛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

未復宗廟之讐恥未除戎_口之奸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

極當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何如

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治亂盛

衰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陛下者我

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

祖宗之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臣愚死罪竊以為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

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蚤定

五子文讀 卷八 三 仁思堂

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
意也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

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為陛下詳言之已上承上文三

事而發進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

言之端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

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

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

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毓德之初親御簡

策衡石之陳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

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

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

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

探淵原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

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

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

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

者若數一二辯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

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

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

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

五子文讀 卷七 朱子 四 仁思堂

五子文前 卷一 四 信思堂
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與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
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
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
也自古聖人口傳心授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
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
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
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
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願近世
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
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
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畱聖意於此遺經
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擴充務
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
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
代之迹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
所以浚其原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
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
槩端緒而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
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畱聖意無忽則天下幸甚

已上言聖躬在於講

學臣又聞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彘而已非隱奧而難知也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爲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爲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爲哉臣竊以爲知理義之不可爲矣而猶爲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夫復讐討賊自疆爲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請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爲勢所分志爲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

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爲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爲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爲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彼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復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啟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爲口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口人之驩而不爲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四十年口人專持此計中我腹

心決策制勝縱橫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
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
矣而解嚴未幾口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爲若是是又
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
而海州之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議者猶
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至於請復土
疆而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
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讐之口得以制其予奪之權
哉顧我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
自歸於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
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強不較明
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
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是豈可
不爲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
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
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
仇讐之戎狄以爲國家臣雖不肖竊爲陛下羞之夫前日
之遣使報聘以是爲請旣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
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
介告諭纂承之意繼修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

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失所望臣愚不能
識其何說而竊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
無功疑行無名今□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
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
號令使觀聽熒惑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
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
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願陛下疇咨大臣總攬
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
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
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使我修政事攘僣狄
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
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
之志必於復讐啟土而無翫歲惕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
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
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
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講
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明
矣惟陛下深畱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已上言朝政在於修攘至於
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爲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
則以爲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

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奸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旣失勢者陛下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爲民之休某事之病爲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爲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疏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無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無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

五子文讀
卷七
五
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
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
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
之有况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後備賑贍業
流逋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
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無忽則天下幸甚
已上言戚
休利病在
于朝廷慎選
監司守令
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
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
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
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

緯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
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於此三
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夫所謂不可勝陳之
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
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雖有求治之心而致
之不得其方雖有致治之方而爲之不得其序一旦恭儉
勞苦憂勤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其效則亦終於因循怠
惰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舉踵而望陛下之
初心哉至於是時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效不
可期也又况旱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誼未

過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說矣臣愚竊以爲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不待政過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啟聖心使盛德大美始終純全無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而修德以致中興也是宜於此三術屢省而亟圖之以順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處此愚臣所慮獨患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爲其間不免有所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爲以拂親志臣竊以爲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心合德天地臨御三紀艱難百爲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應事變未嘗膠於一定之說先後本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有毫髮私意凝滯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屣脫萬乘而不以爲難者由是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志豈不以陛下必能緝熙帝學以繼迹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復讐啟土以增允祖宗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修政以惠康小民乎誠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太上詒謀燕翼之聖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也議者顧欲守一時偶然之迹一二以循之以是爲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誤哉且古者禪授之懿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載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

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爲嫌堯不以爲罪天下之人不以爲非載在虞書孔子錄之以爲大典垂萬世法而况臣之所陳非欲盡取太上皇帝約束而紛更之也非貴其所賤賤其所貴而悉更置之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耳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有哉願蚤圖之以幸天下無疑於臣之計也

已上申言三事以見非紛更之意

若夫戰守之機形制之勢則臣未之學

不敢妄有所陳然竊聞之上流督帥物望素輕黜陟失宜效於已試下流戍兵直棄淮甸長江之險與□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所同惑臣雖鄙闇亦竊疑之况今秋氣已高□情叵測傳聞汨汨咸謂或當復有去歲之舉

雖虛實未可知然是一者實強弱安危形勢所繫呼嗚俯

仰之間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願

已上言戰守形勢不可不圖

臣凡愚不學頃歲冒昧羣試有司太上皇

帝賜之末第獲叨官祿既又誤聽人言猥加收召適以疾

病流落不前今則血氣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未知所

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明詔罄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迂

疎狂妄不識忌諱忤犯貴近切劘事機罪當萬死惟陛下

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干冒天威臣無在震懼號惶俯伏待

罪之至臣熹昧死再拜

已上收結上書之意

愚按此絕大文字其於制治本末如指諸掌朱子全體
大用具見於此

癸未垂拱奏劄二

時朝廷遣王之望使口約和未
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

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
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
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
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
為屈已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多事以來此
三說六端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
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
於其間也臣竊以為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

根本而馳騫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妄謂人主之
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
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
請復指其實而明之蓋臣聞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
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
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
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其曰君父之讐不與其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
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
出於一己之私也恭惟國家之於北口乃陵廟之深誓言

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太上
皇帝念此讐之未報雖享天位不以爲樂一旦舉而付之
陛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爲必能成此志也然則今日所
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
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亦既有意於必爲矣間者不知何
人輒復唱爲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朝臣持書以復口帥
而爲講和之計臣竊恨陛下於所不當爲者不能必止而
重失此舉也且不知陛下不得已於議者之言而姑爲此
邪抑真欲和議之成而爲此邪以爲姑爲此也則既爲其
始必慮其終我既請之彼必報之不可以苟爲也且苟而

爲此欲以何求也哉無補於事徒害於理臣有以知陛下
之不爲也以爲真欲和議之成也則議者所謂屈已愛民
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爲失計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
藐然之身位乎天地之間至微也而能與天地並立而爲
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而與夫陰陽之氣剛柔之體同出
乎萬物之一原而無間也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贊化
育者豈有他哉亦順此理而無所逆焉耳今釋怨而講和
非屈已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將使
三綱淪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
僻違而天地閉塞彘狄愈盛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

民而棄之豈愛之之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
北之民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夫子爲政以
正名爲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
足今乃欲舍復讐之名而以講好爲觀釁緩師之計蓋不
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吾之君
臣上下所謂夙興夜寐以修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墮施
而不復振矣正使□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之釁竊
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重名分之素彼皆
得以歸曲於我蓋不待兩兵相加而吾氣已索然矣且自
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槩見□之情僞吾之得失
蓋不待明者而後知而小人所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子
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所必可恃利害得失
旣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
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心一切反是
其所以專爲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
聽焉豈不誤哉今使者將還大議將決此亦救過補敗之
時也臣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爲先於仁
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體驗擴充以建人極深詔任
事之臣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讐雪
恥之本意未嘗少衰雖使□意效順無所邀索乃是深有

包藏尤足疑畏正宜引義拒絕以伐其謀然後表裏江淮
 合戰守之計以爲一使守固而有以戰戰勝而有以守奇
 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持以歲月以必復中原必滅胡口爲
 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
 間既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臣願陛下
 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
 於下人道既得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彘狄禽獸
 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
 臣草茅微賤不識事宜獨以所學妄論大計惟陛下擇焉
 取進止

愚按垂拱奏劄有三前後二篇皆虛言其理未寔指其事此篇尤緊要而切寔故錄之

戊申延和奏劄五

孝宗末年時先生年五十九歲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爲之姿奮大有爲之志卽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彘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爲已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於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下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邪以爲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爲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爲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爲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爲陛下惑之故

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
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
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
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
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明分角
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
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
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
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望天下之譏說矜
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讐恥而或不免
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
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
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
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
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
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
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
此爲恨也間者天啟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
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
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文字之罪

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
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
位盜權之奸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
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
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
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
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
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
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
却傲使嘉獎壯圖宐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
芻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
振廩蠲租重禁苛擾宐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
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有邦之
本卽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
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泄政之久圖
治之切宐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
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
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邪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
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
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

爲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原
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
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教修其可願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旣曰克己復禮爲仁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
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旣告之以
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
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
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
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
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恥爲庸主而思
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
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
碍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
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
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卽今日之治效
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
少畱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

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
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
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
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
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
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
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
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
然中然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
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

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矧今祖宗光明盛大
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
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惟陛下
深留聖志痛自刻厲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爲後
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託萬方黎獻永有歸往天下
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蒙賜對所
言大意與此略同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曾不足以上悟聖
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環視其中無他
所有輒繹舊聞復以此進僭妄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

財赦取進止

愚按此言天理人欲極爲詳
盡通乎上下讀者所宜潛玩

戊申封事

首錄論老佛管商一條。時先生年五十九歲。孝宗促召入對。十一月。因具封事。投進。匪以。

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為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設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及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而寔外於倫理窮深極微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
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
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
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
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
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
如或未以臣言為然則聖質不為不高學之不為不及按
及及字疑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
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顯仁宗時有程
受學於周敦頤定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
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闢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

既不足以窺其蘊與矣人鄙夫又以其言居必誠敬動由
禮義有害於己所為以故相與怨疾指為道學而加詆訕
焉臣已略論於前矣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為不美則是
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為而後適于
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閔
馬父之所深憂也今敦頤等所著之書頗載冊府陛下試
取而觀之聖學高明必將有默相契合而見諸行事者若
遂於此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
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
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
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
之言而冀其富國強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
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
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

爲富強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
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
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
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伏惟陛下察臣之言
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爲之
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
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
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舍從違
不終日而決矣

愚按此封事前後甚多皆論君心國體規畫宏鉅獨此
一條係學術人心之大防故先生錄之讀者宜盡心焉

一糾紛學派人心大判故失出結文體皆宜盡心焉
愚哉此徒事節於甚多皆備存心回斲賦畫安舉圖此

五子文讀卷之八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蘭谿

趙用霖予澗參閱

同邑後學費惕庵家典重訂

姪

存縮庭乎較正

紫陽朱子文二

已酉擬上封事

是年孝宗將內禪時除堯生主管太
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蓋將為燕翼謀
也先生因草此奏欲以為新政之助
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
命遂不果上
時年六十歲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
睿知之姿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
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

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趣召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災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一二蓋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爲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稍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爲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釁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疎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爲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修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奸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紀綱以勵風俗

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修政事以攘彘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關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輒敢事爲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財之殖雜進

于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

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修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

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閨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

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
是以古之聖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
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
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踈未有可以兼收並蓄
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
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
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
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
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
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

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
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
苟非心正身修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
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
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
息痛恨於威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嘗進言於
朝以爲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
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此皆切
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

五子文讀 卷八 五 位思堂
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自用願說故紹聖元符之禍
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
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則兼臨博
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倘於其間
復以新舊而爲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
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
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蓋左右廝役橫加官賞宮府寮屬例得褒遷固不
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
而不可以不正况今又有蚤懷姦心預自憑結者又將
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能
禦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
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
患乎唐太宗之責龐相壽曰昔我爲王爲一府作主今
爲天子爲四海作主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
若復令爾重位必使爲善者皆不用心正爲此也又况
有國家者當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
王溥此其深識雄斷皆可以爲後世法惟聖明之留意

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絕神茲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諂禱得福焉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焉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避惡鬼以來貞神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

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卽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卽爲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故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奸欺誑惑之術旣行則其爲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道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卽有當無卽無則亦何據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

惑以神恠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妄以匪類則其爲妄
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
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
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
方則必以仁孝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
辭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
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

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
有三公之尊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
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
友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
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
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
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諡之時固已病此法之
不備然攷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諡之所言而有以不
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
益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

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
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
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以出入居處而親
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
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
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
其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
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
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
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為職
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
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
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
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
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
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
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
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上恬下
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

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
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
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
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
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賢士大夫
而不在于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于廊廟而不出于
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强綱維不舉刑政不清
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
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
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
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
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勵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
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
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
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
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
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
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
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

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旣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唯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

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敎之使大小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頽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稍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

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因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爲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爲過厚一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捶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夤緣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爲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于是始可議矣此其事體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一言之可盡今亦未暇盡爲陛下言之唯聖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後圖之則天下幸甚

按前總目此處當有修政事以攘夷狄一條今缺

愚按此十條皆寔可有為惜乎其為執政所沮而不果上也今錄存之讀者其致思焉

甲寅擬上封事 時光宗紹熙五年

五月二十六日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臣朱熹謹昧死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近者竊聞陛下過宮一事多有論諫未蒙採納屢降指揮尋復寢罷觀聽惶惑傳聞駭異如臣孤賤疎遠竊伏草茅不聞外廷末議初不敢妄有開說塵瀆聖聰特以今此蒙恩起當藩屏之任靜思所職上關國體若朝廷正綱紀立主德修人心悅則守土之臣雖極駑鈍尚可憑藉威靈勉自驅策

以稱在使儻根本動搖腹心盡壞大勢傾壓無復可為則中外之臣雖有奇才遠畧亦無所施况如迂愚雖欲捐軀報國亦何所用其力哉是以不能自己有不吝不為陛下言者然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為臣者忠為子者孝而已今者取此以為言則在廷之臣言之悉矣陛下聽之亦熟矣捨此以為言則自古天下國家未有可以外此而為治者臣今亦不敢廣引前言備禮上疏以鈞敢言之名



五子文讀 卷八 三 仁思堂
而歸過於陛下請獨以父子天性之說爲陛下流涕而陳
之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
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
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
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
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
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
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揀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
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
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讒慝者
指疑似以爲真實指毫髮以爲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
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
寔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
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旣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
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
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
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
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
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
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

反用其薄况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
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歲月亦獨何也無乃事
起於纖微情阻於疎濶方閒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揅之於
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
下父子之情徃徃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
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
宮而復輟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為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
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為羣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
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姦人造為
邪說離閒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
於為政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
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下遷
善改過正心修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有宋萬年無疆
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
因之造為危語徃來間諜以誤聖聽不惟使陛下之身常
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宮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
遠月疎閒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
下為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
又不知其為羣小之姦而直以為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
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

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彘狄外侮興問罪
之師當是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
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嚮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
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爲陛下死
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
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
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于不勝悔者臣子之所
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
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謠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
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况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
其父乎爲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
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
奸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初之清明卽日駕過重華
問安視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羹尊仰書
之信史以爲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閒耳今
愛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
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
言雖陋實宗社之至計也限守遠郡無由請對而忠憤所
激不能自已是以前死拜疏痛哭流涕而極言之惟陛下
赦其狂瞽臣冒犯天威無任震懼殞越之至臣烹昧死百

拜愚按此封事正言危論冀以感動君心乃知光宗不

足與言卒不果上一則愛君之仁一則時止之義也

是年孝宗崩先宗稱疾不執喪趙汝愚憂危乃謀以太皇

太后旨禪位嘉王七月卽位是為寧宗先生時年六十五

歲十月名入對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卽乎吾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於上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

五子文讀
卷八
朱子

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
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木又已伏於
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憂之
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尙猶
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
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
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
卽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
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
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
福易危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
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
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
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
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
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
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
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
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
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繼以二日而一至以

至於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則又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入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啟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釁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

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蠢愚不識忌諱罪當萬

死惟陛下寬之取進止

愚按此奏朱子忠愛之忱溢于言表雖百世下如將見之惜寧宗之

不見用也噫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爲博鬪靡以爲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爲過矣蓋臣天資至愚極陋雖常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

五子文讀
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
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
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敘其君臣父子
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
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
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
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
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
可謂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
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
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
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
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
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
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畧則從
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
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
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
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
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大者

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閒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淡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閒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攷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

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習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唯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早寤晨興無忘

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強盲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為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愚按讀書窮理居敬持志之方朱子平日諄復為學者言今以入告不外乎此讀者身體而力行之可也

乞進德劄子 甲寅閏十月上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直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



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之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

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僞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修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爲陛下誠能於此深畱聖意日用之聞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

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宐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聖賢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名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強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爲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奸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爲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暮景迫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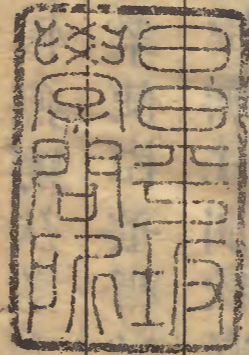
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勵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悃款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而元佑館職呂大臨爲之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

之者所以及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
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
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
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
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已自此為學方有
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為獻伏乞聖察
愚按進德乃學者
所有事至功加困
勉尤為喫緊朱子
之言獨為君告哉

八卷畢



文化西子

